

列女傳補注

列女傳補注卷六

福山王照圖

辨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

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
邪夫伊尹有藝氏之賤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
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孳孳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
之少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
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
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
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
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
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
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

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爲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妾媵者

媵有才辨之名也音菁

將車宿齊東門之外

將扶進也

昔者太公望

此皆媵之言也昔者上脫媵日二字

舉子生五歲而贊禹

舉與阜同史記正義引作閔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閔

子者阜閔之子伯益也

馱駃生七日而超其母

馱駃馬父駃子之駃名也剖母腹而生生七日而踰其母

言其
強力

古有白水之詩

逸詩也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

管子小問篇作浩
浩者水育育者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

欲得仕國家也

管子作未有室家而安召我
居甯子其欲室乎與此不同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
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紕之處家無幾何其
母亾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亾布八尋令尹盜之
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

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

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讓令尹又
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
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
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
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亾布八尋指責令
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

恭王莊王之子戰國策乙當荆宣王之時郢楚別邑

也或曰楚都

請於王而紬之

繼黷也

其母匹布八尋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尋長六丈四尺也亡失也

門不閉關

關以橫木持門戶也

無理人者也

也理治

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

譏諫也又可察也

命吏償母之布

償還也

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

喻與諭同曉也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

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
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
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
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
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
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
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
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
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

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

札甲葉也太平御覽引燕母遼注曰札鏗也鏗卽甲

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

御覽引燕母遼注曰繁人官名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此引以爲公劉之事蓋魯詩說也

而絕纓與飲大樂

纓冠纓也事見韓詩外傳上文盜食馬肉反飲之以酒見史記

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

茨以茅葦蓋屋也采木似

椽以爲椽不加斲治也
等階級也三等言卑也

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視陰三視陽

韓詩外傳曰太山之

南鳥張之柘是也視陰陽察視其陰陽也向
日爲陽背日爲陰考工記曰必矩其陰陽

糊以阿魚之膠

燕文類聚引阿作河與韓詩外傳同
北堂書鈔仍引作阿阿魚未詳疑作

河者是御覽引棊母達注曰
燕角善楚筋細阿膠粘也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

如拒言力勇也

附枝不敢縱也左手不知挽不動也韓詩外傳曰手
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

知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此
諸文不同其意皆相近如非之非御覽引作矩

齊傷槐文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
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
而傷槐景公問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口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
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
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
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
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
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
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

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
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而稽首
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
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
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嫡之
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
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
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
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
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樂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

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傷槐衍之女也名婧

晏子春秋無衍婧之名此載其名又失其姓也

植木懸之

樹木以表槐懸令其上也

使吏拘之

拘執也

始有說內之至哉

始有說言女必有解說也內與納同內之言令女人也至哉言趣之

來也凡作

三句讀

昔者宋景公之時

宋景公在齊景公之後景子春秋無此以下文

是逆民之明者也

明猶著也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激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

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頌曰辨女獨乘過鄭使者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說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

昭屈景楚之公族大家非鄙野之人此稱未聞

妾已極矣

極猶窮也言狹路窮極無可避也

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

子者尊之之稱引猶卻也言子之僕不肯少引卻是

其過

在僕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書洪範作毋虐鰥獨虐本或作侮此鰥寡亦

但微弱之稱耳既云有夫卽非鰥寡明矣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璫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

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
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
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抽琴去其
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
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
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
貢以報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
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
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
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

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邱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
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子貢三
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過阿谷之隧

隧道也文選注引
隧作除音義同耳

見處子佩瑱而浣

太平御覽引瑱
作瑱瑱半璧也

我思譚譚

夫子曰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蓋皆潭潭
之借音耳說文云燂火熱也疑作燂爲是

隱曲之地

韓詩外傳地
作祀此誤

投子貢觴

投當作受
字之誤也

抽琴去其軫

軫之言軫所
以戾絃者也

不拂不寤私復我心

寤觸悟也拂寤皆乖違之
意私復韓詩外傳作和暢

陋固無心

韓詩外傳作
僻陋無心

過賢則賓

賓禮
教也

抽絺綌五兩

絺綌所以當暑葛越之屬也五兩
五尋也雜記曰束五兩兩五尋

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命婚姻之命也名男
女有行媒相知名也

此言己已有夫
御其禮幣也

不可休息

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
當與韓詩同唯毛詩作息耳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俱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漑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搯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
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靡
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右驂驪而遂克紂至
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居又何傷乎簡
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
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
兮妾心驚罰旣釋兮漬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
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憂
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

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媚
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媚恐惶操楫進
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媚懼持楫而走

楫，船也。所以進船也。

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

趙之河津去江淮遠矣禱祠及之蓋皇祭三淮之名所

未聞焉

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漑

御讀爲透透迎也釐亦福也祝工祝也藝

文類聚引玉作巫此作玉者字形之誤耳餘漑餘酒滴漑也

一非女之罪也

女音故

一媚攘卷摻楫

攘卷見魯季敬姜傳中摻故也
文選詩注引作媚攘袂操楫

妾願備父持楫

漢文類聚北堂書鈔俱引備父作備
員此作父誤矣書鈔云妾居河濟之

間世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較
今本增多十一字而文義尤善也

不穀將行

不穀謙也王侯
自稱曰不穀

左驂驪右驂牝

驪上常脫牝字
靡於馬未聞

左驂牝騶右驂牝驥

驥蓋與
騶同

簡子悅遂與渡

遂注引作簡子遣之遂
與渡遂蓋副貳之言也

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

太平御覽引蔡母適曰
河水激揚濟之不易

升彼阿兮而觀清

阿蓋舸字之誤耳遂注
引阿作河面作而恐非

妾持楫兮操其維

維繫也詩曰汎汎
揚舟綿纜維之

呼來擢兮行勿疑

擢當作權
謂揖也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闕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日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
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
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
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
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
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
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
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
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趙之中牟宰

漢地理志中牟屬河南郡圃田澤在而趙獻侯自耿徙此獻侯襄子之子也是

中牟爲趙氏邑宰邑長也

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收執拘也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佛肸之母將論

論謂論虎也

士長問其故

士長理官之長也

襄子出問其故

以下文推之出當作使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委

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不能卽墨大夫賢

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

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
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闕巷之時嘗
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
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
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
對曰妾媼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
盧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
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
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
聞玉石墜泥不爲汙桺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

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亾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

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
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
謂也

頌曰齊威情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
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虞姬者名娟之

文選注引
娟作損

九年不治委政大臣

選注引有諸侯並侵之五
字疑在此句下今脫去之

賢明有道

選注引
有作於

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

竟窮治
之也

王視其辭不合於意

疑其辭
不閱實

侍明王之謔泥附王著

謔與燕同泥當作昵燕昵親近也附王著當作附著王誤

倒其文耳

倦倦之心

倦倦猶拳拳也拳拳猶勤勤也明德馬皇后曰遠慈母之拳拳乎

而爲邪臣所擠

擠排抵也

湮於百重之下

湮墜也百重之下喻深也

柳下覆寒女不爲亂

毛詩傳曰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積之於素雅

素猶故也雅猶常也積之於故常言其久也

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

姬言

北郭先生賢自恨避嫌之不審也瓜田二語出古諺

亾士歎市市爲之罷

左傳魯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過市市人皆哭疑此事也但亾

士二字未知何字之誤夫子曰士士歎市疑用伍
子胥吹簫吳市事見春秋後語伍士二字非誤也

而眾人莫爲豪釐

言眾人莫爲伸理也豪釐喻微小也
賈子新書云十家爲髮十髮爲釐

釐

伯奇放野

尹吉甫聽後妻之譖逐孝子伯奇琴操有其事也

孝順至明反以爲殘

殘賊也言伯奇中生皆以孝順誣被殘賊之名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
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
胷皮腐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
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

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
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
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
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
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
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
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
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
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
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而有
衝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
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
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
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
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
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
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

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魄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無鹽邑之女

漢地理志無鹽邑屬東平國今之東平州是其地

白頭深目

初學記引曰作四頭頭頂穴陷也後漢書注引作白頭新序同誤也

長指大節

後漢書注引指作壯大節言骨節大也

卽鼻結喉

卽齶仰也仰鼻露孔也喉咽喉也結喉擁腫也

一折腰出曾

折腰駝背後漢書注引出
作凸凸胸言胸骨突出也

行年四十

初學記引
四作三

一街嫁不售

街賣也言自誇耀以求售也初
學記及後漢書注引街作行

一流棄莫執

執猶處也言流離
招棄莫有居處也

於是乃拂拭短褐

褐毛布也短
褐言其貧

頓首司馬門外

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漢未
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

也門

竊嘗喜隱

隱隱
語也

言未卒忽然不見

按此七字新序亦同殆不可曉審
爾是遁形之術非隱語之謂也痛

詳文義言未卒下疑當作願
目不見四字此卽所謂隱也

立發隱誓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同

對者以慮思之

可以無不喻

退而推之

新序推作惟

琅玕籠璣翡翠珠璣幕絡連佈

新序籠作籠蓋與璣同璣房室之璣也言

以琅玕飾璣璣又翡翠珠璣連絡其閒以為華飾新序幕絡作莫落音義亦同

女樂侏僇

侏僇也僇倡優也

四辟公門

辟與闢同闢也新序作闢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

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
乘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
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癩女曰
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癩何傷王
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
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
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
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
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
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聞王歸見諸夫人告

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癩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
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
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
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
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
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
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
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毅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
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

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
人皆大慚閔王大感嬬女以爲后田令卑宮室填池澤
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
之使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
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
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
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爲變常王召與
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閔王之后也

閔王宣王之
子史記作潛

女六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也又當作女字形之誤也貞女如召南申女此之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衛猶承待也遲其至言以其至

字之誤逮及也

習爲苛文苛也

後宮蹈綺縠也蹈踐也綺文縠也漢書注卽今之縐綾也縠細綺也縠於椽切聘禮釋文引聲類以爲今

正朔字

一立帝號史記晉王三十二年齊爲東帝

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燕將樂毅入臨淄

之魯而爲楚將淖齒所弑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
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歸死逐
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
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
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
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
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
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
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

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蠶娘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旣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造襄王之門

襄王閔王之子也

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

復白也輟止也哺咀也北堂書鈔及初學

記引無吐哺二字初學記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耳

王何爲遽

遽疾速也初學記引作何足爲貴四字

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椽墮則屋幾覆矣

柱楹也棟樞也椽椽皆椽也言棟雖居屋中至高之地而必恃柱以爲安若柱不正則大廈傾而椽皆墮屋亦近於傾覆矣屋上則字衍也

比目之魚也

比目之魚不比不行一眼兩片相得乃行合之則美離之則傷者也

賢其夫妻

夫字誤北堂書鈔引夫妻作妻子是

推一而用之

言推擇一人可者而專用之不在多易人

燕用郭隗而得樂毅

燕昭王師事郭隗而樂毅聞風而至也

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螿螟

之怒而勇士死之

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公因禮之四方之

上相導而至越王句踐出見望煙怒而舉足將搏其
輪於是越王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韓詩外傳越王

作齊
莊公

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

葉公子高好豈

龍一曰天龍聞而下之暴倉猝也徵召也須待也
頃俄頃也言物理相感召不待俄頃其應甚速也

頌齊逐孤女

逐孤當
作孤逐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
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
放逐國旣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
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

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笮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
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
國無強輔必且殆也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
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
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
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
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
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
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闕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
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

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
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
定王乃發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
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
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喙雨雪
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爲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
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

處處子也莊蓋其姓也頃襄王懷王之子

也

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

唐高唐也堯襄王遊焉

以縱竿爲幟

縱赤色帛也以赤帛揭於竿首爲幟也

滋日以甚今禍且構

滋益也構交結也

宮垣衣繡

言被土木以文繡也

百姓飢餓馬有餘秣

孟子所謂廩有肥馬民有飢色也

王有五患故及三難

三難謂無尾糖內崩也

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

違禮言不由媒聘

雨雪霏霏

毛詩上霏作其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

燭相從夜積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
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
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埽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
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
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
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
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
婦人以辭不見乘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積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

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會燭相從夜續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

會合也藝文類聚初學記

引會俱作合數音朔類也不屬不續也漢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口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自與蔽薄坐常處下

皆言席也蔽常作蔽言己布席自取蔽薄者又常處下坐示謙

也

何愛東壁之餘光

東壁星名韓言四壁耳戰國策曰何愛餘明之照四壁卽此事也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毛詩協作洽

頌終沒後言

夫子曰沒與無同齊人言無如沒謂無有爲沒有也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
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
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堯
抽脅者咎則足者鉅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纒縈一
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擇矣民之
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纒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
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

淳于公名意齊
太倉長見史記

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

史記文帝四年中人

傳而之

長安

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

逮及也有罪者追捕及之也

刑者不可復屬

屬猶也

書奏天子憐悲其意

文選注引班固歌詩曰三王德

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焚小女痛父言

死者不復生上書詰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

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惘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

不如一緹縈又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

今傳無之蓋脫既上書又歌詩者寫其憂傷之意揚

彼激楚之聲故能上動九重下窮三尺一人有辭萬

民賴之矣

之矣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

畫衣冠所謂象刑也異章服者所以

愧恥之

今法有肉刑五

史記漢書俱作三說者言髡劓二刑左右雄合一凡三也是五乃三字之

誤

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絲

毋與無同絲讀爲由

終身不息

息生也

鑿頭者髡抽脅者笞別足者鉗

鑿人顛頂抽人脅骨皆戰國申商所增肉

刑杖刑法志云有鑿顛抽者鑊亨之刑是也鉗謂以鐵束其足也

列女傳補注卷六

列女傳補注卷七

福山王照圓

孽孽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
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
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
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
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
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鞫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
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亾矣

桀曰日有亾乎日亾而我亾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
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饜召湯囚之於
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
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
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旣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
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末喜或作妹嬭後漢書注引
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脫

造爛漫之樂

爛漫言其聲之
流浪靡曼也

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韓詩外傳
曰桀爲酒

池可以運舟楫邱足以望十里或曰牛楸者以鼻飲也

鞞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鞞猶鞞也鞞者絡其頭也

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

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以臨雲雨言其高也瓊瑤皆美玉以爲飾也後漢書注引

瓊作瑤

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引曹大家注曰鳴條南夷地名今按史記集解引鄭注與曹注同

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淮南子云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作流

於海誤

頌姦軌是用

軌與
沉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智足以詎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
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部之舞靡靡之樂
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卮流
酒爲池縣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
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
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

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繳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亾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其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劍囚遂敗牧野反商爲周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

妲己或作妲己有蘇氏女也

手格猛獸

格鬪也言徒手可以搏猛獸

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

史記云使解渑作之鄙作里

紂乃爲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

輒墮炭中如己乃笑

史記集解引如己笑下有名曰炮格之刑六字此脫去之索隱

曰鄒誕生格一音陽又云爲銅格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今按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

本史記改

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

廩臺卽鹿臺也史記集解徐廣曰鹿一作

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本史記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
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爇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
見而藏爇楨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爇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
之化爲元蜃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旣笄而孕
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粲
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粲弧箕服
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
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媾有獄獻之以贖
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媾故號曰褒姒旣生子伯服幽

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繪而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褒寔生褒姒與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
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

同其也此下俱鄭語文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

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與止之三字吉作告

卜請其爨藏之而吉

蒙龍所吐沫也或曰血也

而藏爨楨中乃置之郊

楨櫃也置之郊鄭語作傳郊之蓋言傳祭之於郊也

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蜺入後宮

裸去裳也諫謹呼也鄭語

作不憚而諫之注云裳正幅曰幪蜺蜺場也象龍鄭語作翬注云龍或爲蜺

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

毀毀齒也女子七歲而毀齒十五而

也箒

先是有童謠曰屨弧箕服

史記童下有女字鄭語注云山桑曰屨弧弓也箕木

名服矢房

褒人媮有獄獻之以贖

媮褒人之名也贖贖罪也

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

燧燧火也夜曰燧晝曰燧皆置亭障候敵

以告警大鼓聲聞數百里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宗周西周鎬京也滅毛詩作威傳云威滅也釋文威本或作滅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

死宜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
宜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
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
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
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
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
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
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

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

按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

之被旄者子何以界之今以傳推之疑詩卽爲此事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於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爲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彼之地也妹忠順貌旄子謂彼子也界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夷姜宣姜與左傳又異蓋皆本於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進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

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也戴公昭伯頹

之子也寧安也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綰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推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

禮無歸寧兄弟之
文大故謂出也

因拉其脅而殺之

拉折也者幹
也謂脅骨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

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
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
父遂使卜齋襲弑閔公於武闕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
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
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
依國適以亾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莊公之夫人也

莊上脫魯字下僖公僖字古本作釐
詩鄭正義引齊大家云釐音僖可證

大夫夏甫不忌

夏甫氏不忌名也魯語云宗人夏父
展又夏父弗忌是夏父展後人此蓋

禮

婦贄不過棗栗

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

禽鳥羔雁之屬獸亦曰禽也

酖而殺之

酖與鳩同鳥羽毒殺人也公羊傳酖作蠶

頌袁姜好邪

好當作奸字形之誤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

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閉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閉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嬖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元空驪姬格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殒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

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藏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悅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鳩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
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
爲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
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
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
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
原欵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
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
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
惠公惠公虎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

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乃與弟謀曰弟與姊同女子先生謂後生爲姊也左傳曰其姊生卓子此以奚齊卓子俱驪生

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閒隙也言不朝之時甚少耳便有乘其閒而用刀中傷之者如上官桀等詐爲燕王書伺霍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害光所謂一朝不朝其閒用刀也

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行強言行篡逆也

苟父利而得寵音語父作交此字形之誤交俱也

雖其愛君欲不勝也

欲貪欲也

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

良善也言紂之不善假若先時被殺

其惡猶不至於彰聞

鈞虎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

鈞同也假借也言紂若被殺於

子與被殺於武王鈞之先耳而可不廢其宗祀

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

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楚穆太子

商臣也弑成王事在纘姬後此言失矣

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瀛胙肉也絳晉國都也

乃真鳩于酒施毒于脯

晉語毒作董謂藥草鳥頭也鳥頭有大毒能殺人

公至召申生將胙

晉語胙作獻謂獻胙也

覆酒於地地墳

墳起也

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

言有父之恩而尚忍殺之況能愛國人乎晉語無恩字

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

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于市今本作是蓋字聲之

誤耳

亂及五世然後定

五世謂奚齊卓子惠公懼公手文公乃定也

頌毒酒爲權

權謂誦詐也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

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
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
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
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故諡曰繆

諡法名與實美曰繆

又貨晉大夫

大夫祁犇也

以魯士晉爲內臣

士事也內臣比於晉臣也

明而逐之

明與盟同左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遇艮之六

六左傳作八此誤

姜曰亾是

亾讀音無無是言無此事也舊讀以亾斷句是屬下句非

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

終左傳作然此誤也然者然上文言有此

四德

也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婦人卑於丈夫故云在下位

棄位而放不可謂貞

放左傳作放此字形之誤也釋文放稱叔夜音效正義曰服虔

讀放爲放效之效蓋此本

作效因效又誤作放耳

頌宣伯是阻夫子曰是阻疑寔阻字之誤也寔與實古字通阻與姐音義同說文阻驕也攷

選詩正阻作姐玉篇阻秦呂切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披

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微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微舒也公戲二子曰微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微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微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

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車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邑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媵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媵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入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陳女夏姬

陳當作鄭字之誤

大夫夏徵舒之母也

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

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

藝文類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記

正義亦引三爲王后

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兩字之誤併非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

穀梁傳或衣其衣下有或喪其

雖未脫但誤作或裝其

幡又衍蔽膝二字耳

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

之字衍

乃使人微賊泄治而殺之

微疑微字之誤微隱也

使壞後垣而出之

畏人見也此謂一爲王后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

大夫之上有脫文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乃如之人兮

今毛詩作也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

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

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

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

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
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
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
之孟子又想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
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謂愬高
鮑遂以奔亾好禍用亾亦以事喪

靈公之夫人

靈上脫齊字

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輦人輓車也閔巷門也與之左傳作真婦人三字此

有戲謔言慶尅與婦人蒙衣爲婦人服
而乘輦入閔恐人見也尅左傳作克

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自此以下與左傳
異不知出何書

頌好禍用亾

好當作奸亾當作
已並字形之誤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
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旣居其室
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
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懼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
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
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

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

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怨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

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既居其室比於公宮

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此近也言其居室近於公

宮

老夫在此未及收髮

老夫謂崔子也託言崔子在內沐頭未及收髮故且閉戶

崔子之疾也不開

公言崔子方有疾汝乃託言耳何敢不開乎

公恐擁柱而歌

言公恐懼不得出故擁柱而歌以自傷

崔氏射公中踵

踵足跟也左傳作股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

左傳城作成姜生明無成

字

一唯辱使者不可以已

唯疑當作誰已止也言誰可辱使之往者必不可止而不往也

一而殺成姜

姜當作疆夫子曰疆姜二字古同聲通川毛詩韻之疆疆表記作韻之姜姜正與此

合

一本實先敗

毛詩取作撥此蓋魯詩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辄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恠之母也恠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內我於國

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爲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慳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慳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慳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大夫殺孔悝之母

左傳言孔悝載其母伯姬奔宋此云殺之與上言殺夫人南子俱未

見所

出

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五世謂莊公公公子班師公子起出公悼公

凡更五

君也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會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

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徵言后有
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爲
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
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
羣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
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
邱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
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
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
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宮詩

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茗顏神寤趙靈既見變近惑心乃生廢后興
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

史記作琴

一顏若茗之榮

茗即凌霄也榮華也史記集解
蔡母逢曰陵茗之草其華榮

命兮命兮

史記作乎

逢天時而生

史記無此句集解蔡母逢曰言有
命祿生遇其時即此句之注也

曾莫我羸羸

莫史記作無羸字不作重文集解蔡母
逢曰人莫知己貴盛盈端也今按羸羸

猶盈盈也亦與熒熒聲義
同皆言其容體輕麗也

章走主父主父閉之

閉史記作開言開門納之也本
亦作閉謂閉藏之也二義俱通

乃探雀鷄而食之

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注云鷄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鷄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立兄弟卽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妾妾觀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
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
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
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
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
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
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

入遂得爲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弒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

史記三作二

楚王必妾

據史記必下脫幸字

遂生子悼立爲太子

悼史記作惛此字形之誤

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

幽王下當脫幽王死三字遺腹子名猶幽王母弟也

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史記云負芻哀王庶兄此言考烈王弟未詳

頌知重而入

重謂懷孕也詩曰大任有身毛傳身重也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

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旣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旣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亾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其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禮

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墜廢后適執詐不愆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亾趙身死滅國

倡后者

史記集解徐廣引邯鄲之倡四字當在此下今脫去之

遷立是爲幽閔王

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潞王潞卽閔耳

通於春平君

春平君卽太子嘉也

不死胡俟

胡毛詩作何

頌墜廢后適

適與嫡同

身死滅國

國字失韻或改作族

列女傳補注卷七

棲霞郝裕衡鑑堂校